

# 重走浙东唐诗之路,萧山唐诗存多少?

■文/ 陈志根

20世纪90年代初,新昌学者竺岳兵先生提出了浙东唐诗之路的概念,至今已近三十年。经过萧山专家、学者的奔走呼号,特别是经过2012年11月初,由萧山区委、区政府主办,区地方志办公室、义桥镇政府承办的“从义桥出发——浙东唐诗之路重要源头学术研讨会”后,萧山渔浦和西陵(今杭州滨江区西兴街道,原属萧山)一样,是浙东唐诗之路的重要源头,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。

## 客籍诗人在萧山留下的唐诗

我们更进一步探讨的是,有唐一代到底有多少诗人,经过萧山,或西陵,或渔浦,而抵达天台等地的?他们到底在萧山留下多少诗作?

浙东唐诗之路提出者竺岳兵先生认为,经由西陵的诗人有27人,诗篇39首;经由渔浦的21人,诗篇26首;另10人,诗作11首,竺先生将它单独列入萧山。如此粗算,有唐一代抵达萧山的诗人共为58人、诗作76首。

但其中一些诗人,在遍历西陵后,又作了渔浦之旅,反之也有,然后才奔向浙东的。盛唐诗人陶翰有《乘潮至渔浦作》,他乘舟趁早潮从樟亭(位于西陵)出发,樟亭渐渐远去,经过界峰,就看到了渔浦。钱起的《九日宴浙江西亭》也曰:“渔浦浪花摇素壁,西陵特色入秋窗”。据此,钱郎是西陵、渔浦两地皆游。诗仙李白五次入浙,其中三次入越,走的是不同的路线。他首次经杭入越,在西陵、越台观潮,再次入越,走的是另一条路线,经渔浦入西小江,而抵达浙东。

这样,我们把重复的诗人剔除,抵达萧山的唐代诗人有41人,诗作数量76首不变。

其实,唐代诗人到底有多少人经过萧山,留下多少诗篇,一直是萧山本地学者所关心的热点。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,就引起了笔者的关注。那时,竺岳兵先生提出浙东唐诗之路概念后,一些研究者却把萧山排除在这条古旅游热线之外,而将绍兴作为这条“唐诗之路”的源头。为了批驳这种观点,用事实说话,笔者查阅了历代《绍兴府志》《萧山县志》及相关历史文献,对其中的歌咏萧山的唐诗作了粗略的统计,认为“到过萧山的唐代诗人有50余人”“诗作有百余首”。

一直从事图书馆工作的杜永毅先生历时数年,从浩瀚的古籍文献中,觅迹寻踪,筛选撷取,共得晋代至清代275位诗人咏萧山的诗词580首(阙),形成《萧山古诗五百首》一书,2004年6月由方志出版社出版。其中唐代51位诗人咏颂萧山的诗95首,翔实地展现了唐诗与萧山的关系。

义桥镇党委、镇人民政府积极发扬、传承历史文化,聘请专家,花时多年,编纂了《义桥镇志》,2005年12月由方志出版社出版。之后,又组织力量,以《义桥镇志·渔浦诗抄》为基础,从历史文献中辑录南朝宋至清代与渔浦相关诗词,编纂出版了《渔浦诗词》,2010年9月由中华书局出版。《义桥镇志》中,共辑有26位唐代诗人、32首唐诗。其中钱起的《九日宴浙江西亭》和司空曙的《九日登高》两诗,仅诗名不同,诗句相同,当为讹讹。如此浙东唐诗之路,涉及渔浦源头的该是诗人25位、唐诗31首。

西陵也是浙东唐诗之路的重要源头,原属萧山,1996年随西兴等三镇划出。滨江区委、区政府于2005年底,组织专业人员搜集、整理,编撰成《杭州滨江区历史文化丛书》七册。其中《古韵流风》,收录自春秋至当代与滨江区境域相关的诗词,由南开大学教授、乡贤朱新夏作序,西泠印社出版社2007年6月出版。诗集收录有唐一代43位诗人所撰唐诗60首。

以上《浙东唐诗之路——唐诗之路唐诗总集》《萧山古诗五百首》《义桥镇志》《古韵流风》四本著作,浙东唐诗之路抵临萧山的诗人及其诗作,互有穿插,不完全相同。据笔者仔细比对,唐代诗人当为79位,唐诗155首。

## 贺知章、罗隐的诗也属萧山唐诗

唐代萧山出了个大诗人贺知章。他的诗“颇有情味隽永之作”。他留下来的诗,近代在历史文献,长沙窑瓷器、出土碑志中,有许多重大发现,因而逐渐增多。《全唐诗》收入其诗19首。20世纪80年代编修《萧山县志》时,在贺知章传记中就采用这个数。90年代,又发现其撰的五绝《董孝子黯复仇》和《春兴》,增加至21首,外加残句一联。2003年9月出版的《唐诗大辞典》(修订本)载:其“《全唐诗》存诗1卷,《全唐诗外编》及《全唐诗续编》补收2首,断句1,题1”。其后,中国唐诗

学会会长、复旦大学陈尚君教授又发现其撰的《醉后逢汾州人寄马使君题抱腹寺》诗和《偶游主人园》中另一首。这样,贺氏共有诗作24首(贺氏之诗原只有两首列入浙东唐诗之路的唐诗中)。贺知章诗加上四本著作中的涉萧唐代诗人和诗作,诗人当为80人,诗作当为179首。

其实,还有一个特殊情况,就是我们常常在说的“今朝有酒今朝醉”千古名句作者罗隐(833~910),虽是余杭新城(今浙江富阳)人。他于懿宗咸通十一年(870)始为衡阳主簿。僖宗乾符三年(876)因父歿丁忧回乡。除服又往游京师,后归隐于池州梅根浦。梁太祖曾以谏议召,不至。依镇海节度使钱鏐,光启三年(887),表奏为钱塘令。后梁开平二年(908)授给事中,次年迁盐铁发运副使,“寓于萧山”。死后葬于义桥罗墓畈。他是晚唐著名文学家,虽终生未第,仕途多舛,然才气纵横,支撑着唐诗的最后一片天。清李调元在编《全五代诗》时称其为唐末文坛“执牛耳者”,王士禛、郑方坤将他与同时代的韦庄、韩偓合称为“华岳三峰”。他寓居萧山后,仍撰诗不辍。《唐诗大辞典》(修订本)载他:“《全唐诗》存诗11卷又1首,《全唐诗逸》诗1首。《全唐诗外编》及《全唐诗续编》补诗14首,断句17”。他寓居萧山时,虽唐朝已经结束,但从广义上讲,仍属唐诗。

罗隐的《钱塘江潮》诗云:“怒声汹汹势悠悠,罗刹江边地欲浮。漫道往来存大信,也知反覆向平流。任抛巨浸疑无底,猛过西陵只有头。至竟朝昏谁主掌,好骑骢马问阳侯。”诗以潮涨潮平,抨击朝政。他又有《江南行》诗云:“西陵路边月悄悄,油碧轻车苏小小”。前诗作于渡钱塘江至西陵时,后者为夜宿西陵时所写。此两诗已经计算在内。还有他的《寄处默师》有“樟亭倚柱望潮头”句,显然他是在西陵樟亭观潮的,毫无疑问也应当收入萧山唐诗中。那么,涉及萧山的唐代诗人有80位、唐诗180首之多。至于其寓居萧山期间,作诗多少?还有待继续考证。

但愿这80人、180首唐诗,不是定论,发现更多有涉于萧山的唐诗。萧山唐诗是中国唐诗的一部分,乃中国文学之瑰宝,也是萧山历史文化的重要名片,如果能将此180首萧山唐诗,进行适当注释,编辑出版成《萧山唐诗》集,是很有意义的事情。

## 望断乡关知何处

■文/ 潘开宇

他写“望断乡关知何处,羨寒鸦、到著黄昏后”,他写“一片春愁待酒浇。江上舟摇。楼上帘招”,诉不尽民生多艰的悲悯,道不完身逢乱世挣扎求生的苍凉。那颗矢志报国的赤子之心,让他做不了冷眼旁观的世人,却同样,倾尽所有也无力阻隔铁骑来犯,改朝换代。

此刻,我透过书本细读蒋捷的平生,这位宋末词人的字里行间,尽是国家破碎山河黯淡的痛楚。在他众多脍炙人口的佳作中,除却经典的《一剪梅·舟过吴江》和《虞美人·听雨》,这首他在平江府一带流浪时所作的《贺新郎·兵后寓吴》亦是传世名篇。上下阙各十句,一百十六字。

从来国家兴衰和个人境遇都是密不可分的,词人江山易主,颠沛流离的战乱心情确实只有“贺新郎”这样沉郁苍凉的词牌才配得上。总觉得此词可以入画,那萧索的背影,纵长风万里,霜花盈袖,千言万语,只落到一句清淡的“望断乡关知何处”。

“深阁帘垂绣。叠金钗、乱云撩乱,笑满红透。万叠城头哀怨角,吹落霜花满袖。影厮伴、东奔西走。望断乡关知何处,羨寒鸦、到著黄昏后。一点点,归杨柳。”

在蒋捷写下此词之后不到三年,风雨飘摇的南宋朝廷最终彻底灭亡了。再后来,至爱的妻子

逝去,家园也毁于战乱。他只得避世,大约20年后,在江苏宜兴福善寺隐居时写下了“宋词里最苍凉的一声雨”:而今听雨僧庐下,鬓已星星也。

其实,蒋捷在年少时还是度过了很长一段幸福快乐时光的。从小出生江苏宜兴世家大族,29岁中进士。只可惜,尚未等到他能大展宏图,两年后,元军攻破临安,他不愿以身事元,坚不出仕,隐居太湖竹山,气节为当世称颂,人称“竹山先生”。又因为那句著名的“红了樱桃,绿了芭蕉”,被称为“樱桃进士”。蒋捷还因其文采风流,与周密、王沂孙、张炎并称“宋末四大家”。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娶的妻子,成亲后却是琴瑟和鸣,妻子亦是温婉贤淑。深闺绣帘软语灯前,或是调笙添香巧笑嫣然,都是似水流年里至深至浓的记忆。如果没有异族入侵国力虚空,就这样平安到老,该有多好。

浮云苍狗,他终是流落在万里江南了。亡国遗民的痛楚,如同那场滴落阶前的冷雨,都是词人心中载不动放不下的执念。在乱世的风尘中辗转,与爱人失散,与故国家园失散。唯余生命中曾经的悲欢离合,欲诉还休。



我在读

## 诗书画印兼修的李仲芳

■文/ 徐益欣

作为曾经的报社同事,我对“才子”李仲芳充满钦佩。翻看他的微信朋友圈,得知最近他勤于山水画创作,上段时间他从雁荡山写生回来,创作了不少作品,而书画之外,他还兼有诗文,读来颇有感触。

李仲芳多才多艺,我最初认识他时,是因为书法。后来熟悉他是绘画,他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、萧山区美术家协会主席,读了他的《来楚生评传》,又发觉他精通篆刻,他的《百年篆刻》一文,权威杂志《新华文摘》刊登了近万字。而他的才华也是他当年进报社、后来特招进萧山区文联的一项重要条件。

近十多年来,李仲芳致力于中国近现代书画家个案的研究,收集、整理、撰写、出版了许多书画家的传记,有《任伯年评传》《陆俨少传记》《来楚生评传》以及当代著名画家曾宓、卓鹤君、吴山明、陆秀亮、朗承文等的传记类书籍《容我漫索》《当代中国画文脉研究·卓鹤君卷》《当代中国画文脉研究·吴山明卷》《千岩竞秀》《大路朝天》,取得了不凡的成就,在书画艺术领域实为少见。

书、画、印三种艺术形式,有联系又各不同,如同围棋,入门容易,深入则非常艰难。

传统的中国绘画,诗、书、画、印结合,几个艺术门类融为一体,内涵精深,境界高华,给人以丰富的审美享受,但是能够兼修诗、书、画、印并有一定成就,异常艰难,在中国文人画领域,这是一种远大的愿景。因此,潘天寿先生曾说过:“艺术不必三绝,而须四全”。

李仲芳的山水画创作之所以傍依传统而不显迂腐,他的书法创作随笔挥洒而毫无浮浅之气,关键在于他背后具有深厚的文化艺术修养。李仲芳的旧体诗不算



《灵山有秀色》

多,但每一首都空灵优美,如近来有一首七律《梦伊犁》:

胡马戍楼羌笛哀,赋诗边塞料如斯。  
天山磅礴横云阔,大漠苍茫落日迟。  
戈壁曾遭秦简牍,盐湖犹照汉嫠姬。  
毡房歌罢驼铃远,分饯烤羊酒满卮。

苏东坡有诗云: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。李仲芳的山水画具有一种由综合人格修养锤炼而出的、扑面而来的文化气息,典雅大气,而特具自己的人文构想,他的书画作品从整体上强调的是精神气质的高雅、充实与丰富。



书法《境由心造》



部分作品